

2311



# 朱德的传说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仪陇县委员会办公室 编

# 朱德的传说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政协四川省仪陇县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编 著：肖向成 唐维汉 肖国勇  
责任编辑：李英才  
封面设计：李传元 李蚊蛟

**朱 德 的 传 说**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

编辑：政协四川省仪陇县委员会办公室

印刷：四川省仪陇县装璜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80 千字 7 印张

印数：1—1000 册

准印证：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仪文字(96)第 036 号

---

工本费：8.00 元

# 朱德的传说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 编审人员名单

审    稿：李传元  韩克林

责任编辑：李英才

编    著：肖向成  唐维汉  肖国勇

校    对：李英才  肖向成  唐维汉  肖国勇

# 前 言

李传元

朱德同志的崇高品德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只有那宽阔、渊博、淳朴的大海才能比拟。所以，著名老作家刘白羽把他记叙朱德同志生平的书命名为《大海》。的确，朱德的度量 大如海，朱德的胸怀 宽如海，朱德对国家和人民的奉献 丰厚如海。这宽阔的大海对外来侵略者、对党内的蛀虫，他是愤怒的海。以惊涛骇浪把入侵之敌，把那些社鼠、蛀虫彻底埋葬于海；这淳朴的大海对广大人民群众，他是宽厚、慈祥、和平的海。在他无数个涟漪和浪花的怀抱里，任鱼儿翱翔，海鸟游弋，老人和儿童都在他的怀抱里追逐、嬉笑；这渊博的大海，对党和国家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海；无私无畏地将他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

就是这惊涛骇浪和浪花、涟漪，汇成了伟大的朱德精神。记述这种精神的书何只千万，而我们不过是掬起几朵浪花，辑成这部《朱德的传说》，奉献给县内外的广大读

者。

《朱德的传说》一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事实为主体，叙述了朱总从一个偏僻山区的放牛娃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第一元帅的成长过程。由此讴歌朱德同志的丰功伟绩，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该书虽用“传说”的形式表述，确以历史的真实为骨架，其主要人物和事件，确有其人其事，而且不少人物和事件是鲜为人知的。它既具有一定的存史价值，且富有传奇色彩，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优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为了使朱总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青睐。

由于成册匆匆，错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 目 录

前言 .....	(1)
一 侵略炮声震中华 一封家书唤新人 .....	(1)
二 咽下人间酸与苦 得个瘦弱不幸儿 .....	(6)
三 丁胖子乘危修庄园 郭首领兵困仪陇城 .....	(13)
四 钟唢呐赈饥吃大户 王知县受贿兴冤狱 .....	(20)
五 仇恨种种血和泪 苦难般般悲与愁 .....	(26)
六 断梁掩井人笑痴 外狼内虎自强时 .....	(32)
七 夜拟文告救弱女 仗义疏财埋姓名 .....	(39)
八 学诗论文晓天下 秋收神话落花生 .....	(46)
九 怨男旷女成眷属 才华横溢巧对联 .....	(51)

- 十 违父命拒考秀才  
访工友初识盐城 ..... (57)
- 十一 万里秋风鹏正举  
薄雾浓云见黄花 ..... (63)
- 十二 赴边陲以酬壮志  
历坎坷喜结良缘 ..... (69)
- 十三 师生谊天长地久  
同志情肝胆相照 ..... (80)
- 十四 能攻心反侧自消  
游击战初露锋芒 ..... (88)
- 十五 岁寒劲节矜松柏  
正直撑天永不移 ..... (96)
- 十六 斗士匪安境保民  
分清浊政策攻心 ..... (105)
- 十七 爱民义责不义战  
忆旧情祭有情人 ..... (112)
- 十八 县华寺讹传小丑  
武侯祠夜话当今 ..... (120)
- 十九 别妻儿玉珍赌气  
辞高官子惠送行 ..... (131)
- 二十 几度秋风恼煞人  
一片春光透心扉 ..... (138)



二十一	牌桌戏语说真话 风云突变求纶巾 .....	(146)
二十二	险象丛生疑无路 • 保存火种志不移 .....	(154)
二十三	智取宜章显神威 打虎牵羊下郴州 .....	(164)
二十四	峻岭狼嗥弹指过 深山幽兰万年香 .....	(173)
二十五	知心友喜做知心事 有情人偏遇多情人 .....	(182)
二十六	思亲人蓄发尽孝 祝大寿军民一心 .....	(190)
二十七	亲情乡情甜又醉 家事国事一肩挑 .....	(199)
二十八	恩深情厚长流水 人话神化永相思 .....	(206)
	后记 .....	(213)

# 一 侵略炮声震中华

## 一封家书唤新人

在一个正飘着雪花的山村里，显得十分寂静，听不见一声鸡啼，看不见一支鸟飞……一群人围坐在一间堂屋里，有的说：“芦沟桥被炸毁了？”有的说：“东三省被倭寇践踏得不成样子！”有的说：“太原都被东洋鬼子侵占了！”人们脸上都挂着愤怒、仇恨、伤心的情色……

山村的小学校里，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向围聚在身边的学生念着一封信：“……昨二十四五两日，我们八路军参加又打了几个小胜仗，夺得大炮一门，弹两千多发，战车七十四辆，打死敌人千多个，俘二百多，得军用品很多，全线士气为之一壮。如各军都同我们一样，那就不难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他把这几页信纸十分珍重的放进了贴身的内衣里，然后又发问式地说：“同学们，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四个多月了，你们知道吗？”“知道！知道！就是丁老师告诉我们的。”“你们有什么打算没有？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告诉我，如果我帮得到忙的话……”

“丁老师！”走进学校的一位老人，急切而高兴地的叫起来。

“邓大伯，我正准备到你那儿来咧。路上挺滑吧！”丁老师向学生们打了一个眼神，就奔出教室，一手扶住邓大伯，一手拍打着他头上的雪花，还不断的说：“这么冷的天，莫把你老人家凉着了。”“可我这心里……，很暖和！对吗？”二人会意的笑了起来。丁老师执意要邓大伯进屋暖和暖和，可邓大伯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拉着丁老师就走。

雪还在纷纷扬扬，弯弯曲曲的山乡小路，铺满了雪花，矗立在垭口的黄桷树，简直像把玉雕银镶的大伞，是那么庄重，严肃，又那

么惹人喜欢。不远处的那间瓦茅渗半的古老房舍，不时有人向小路探望，显得急切和烦躁。不知他是在细言细语，还是在回答别人的问话：“还没有人影儿？”

七十八岁的钟婆婆，虽已高龄，但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得多，头发并没有银白，眼神还很尖锐，手脚也很灵活，特别是说话，气足音宽，一个哈哈还会震起山间的回音。今年夏天，当她知道十年音讯断绝的儿子的下落时，好像一下年轻了许多，笑容就没有消失过，饭也吃得多了，觉也睡得好了。那天，她如风似的走到丈夫的坟前，摆开祭品，点燃香帛，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长揖，虽然也流了泪，但那是一腔激动的热泪，一腔欣慰的喜泪，当她么儿子代庄知道而寻来时，她已经健步返回，走上药铺垭口了。今天，在她身边又聚集了一堆人，有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儿、侄儿、外孙和一位堂侄，大家都扫去了愁云，换成了一腔仇恨，咒骂着东洋鬼子的侵略暴行——这些又大都是从教书的朱大书和丁老师那儿听来的。

大书是钟婆婆的孙儿，是大湾朱家近二十年唯一进过省城读书的人，虽知书识礼，但胆小志小，没有像他三叔那么有胆有识，闯荡世界，决心为国家民族做一番大事，而是安于小康，八面玲珑，以期过太平日子。芦沟桥的炮声惊震了他，破灭了平安梦，一下子变了，变成了一个关心抗日大事的人，在一些学生、商人、知识分子的抗日宣传中，总留下他的足迹，留下他的声音。近来，他三叔从抗日前线寄回的家书，大都由他转交和念给婆婆听，和丁老师的同事关系也融洽起来。许多时候，朱丁二人行影不离，一些喜欢说三道四的人，便编出了一首顺口溜：“朱丁抗日，解仇去嫌，深明大义，两姓开颜。”不久，这句顺口溜就传遍了这个山乡马场。

说来话长，据说朱丁两姓人，以前，丁姓总是富户，朱姓总是贫穷，世代代都是财主与佃户的关系。剥削与反剥削结下世仇，不管是在农村，在场镇或在某些机关里，凡是有这两姓的人在一起，总是相互戒备，各干其事，各行其路，即是到非讲话不可时，也是转

弯抹角的寒暄两句而已。而今却见朱大书、丁易明亲近热呼起来，大家都说这是件奇事，也就特别惹人现眼，自然就顺上口了，成为摆龙门阵的最佳资料。

有一天，大书曾向易明摆过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大书说，在七月三十号北平失陷后，东洋鬼子的铁蹄蹂躏着这座古都，抢劫、烧杀、奸淫，视中国人民如马牛，一夜之间竟烧毁民房一百多家，无一妇女幸免于难。丁易明听后，拍桌而起，立即拉着大书的手说：“你我有什么仇？有什么恨？这才是我们的大仇大恨！朱兄，我都该猛醒了！”大书微笑了，轻轻地点了点头，好像他们不是世仇，而是一点隔阂，就这样消化了。

丁老师、邓大伯急急的走进这间堂屋，朱大书立即与丁易明拉了拉了手。这是那时最新式的礼貌表示。

钟婆婆满脸堆笑的欢迎他们。她说：“真多谢丁老师了！这么冰天雪地的，我硬有点不好意思。”钟婆婆立即抓一把落花生递在丁易明手里。“吃嘛，这是自家产的，我还很想给玉阶寄点到前方去咧！他都有二十年没尝过家乡的落花生了。”

“钟婆婆，也许……也许，我可以了却婆婆这个心愿……”丁易明缓慢地说出这句话，并扫看了朱大书一眼。

钟婆婆打了一个哈哈，把这间堂屋都震得嗡嗡响，接着，她说：“要是能这样，睡觉也会笑醒罗！”

大书见婆婆十分高兴，又耽心她过度，于是把话题岔开，忙问丁易明：“丁老师，三叔那封信读过了吧？”

“拜读了拜读了。总司令对家乡子弟抱着无限希望，对抗日一片赤诚，使我深受教益。所以激起我投笔从戎之念，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不能报效万一，马革裹尸也是一光荣归宿了。”他端庄的把一封信交给大书。

朱大书历来知道丁易明是个容易感情冲动的人，在人前侃侃而谈，成章有志，为促其志愿，趁热打铁，便立即抽出信纸，一边向婆婆念这信中内容，更着重地读了：“……许多亲朋现在还生存否？

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愿为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与战士同甘苦几十年,愉快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好办。……”

钟婆婆一下大笑起来。“阿弥陀佛!菩萨保佑!你们看,他说得多好!”婆婆略为沉思,心里一切都踏实了,他又自言自语的说:“还是丁卯年春天给屋里写过信,今年是丁丑,硬是十年了,十年了……”这封不平凡的家书,转到这里,费了近三个月时间,珍贵如金啊!

钟屋里一下像锅开水,热气腾腾,特别是几个年轻人嗓门大,说话快,嘻笑颜开,甚至要求马上动身去投八路军,去找朱总司令。人们的热血沸腾,一腔新仇旧恨,像山洪一样的倾泻下来,滚滚向前,它会冲破阻挡它的一切。

邓大伯总是那么不慌不忙,叭哒几下叶子烟,用手扣掉烟蒂,挤在朱大书身后,慢吞吞地说:“大书,给婆婆说个情,这回一定要让我庚娃子去,他都十八了。”

朱大书扶邓大伯坐下,很平缓地给邓大伯说:“大伯,别性急,会有许多机会去的,东洋鬼子不会一天就打完了。”

丁易明把朱大书拉到了门外,又比划,又挥手,但声音却不大,看样子倒是顶有一股子压抑不了的气势。最后,他提高了嗓门说:“就这么定了,我不管你还有什么话说,”便头也不回的昂首奔去。在积雪的路上留下他一串又长又深的脚印。

钟婆婆的幺女九香端出了几样家常咸菜和红苕稀饭,请大家吃晚饭。但是,一些住在大湾的人都要回家,婆婆拉着这个,走了那个,拉着那个,又走了这个,结果坐在桌上吃晚饭的只有钟婆婆、朱代凤、邓大伯、和外孙刘万里、孙儿朱大书、女儿九香五人。

饭后,钟婆婆心事重重问九香:“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冬月初四。”九香答道。

“啊!……”钟婆婆嘴里不断地念着:“他五十一岁了,五十一岁

了……”当朱大书、邓大伯、朱代凤辞行回家时，钟婆婆还是一语未发，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一盏桐油竹夹灯燃着火苗，从小窗棂间吹进的寒风，使灯火飘飘闪闪，照着这间歇屋。古旧的木柜、衣箱、灯桌，早就失去了原有的色彩，青藏布纹帐，青结花棉被，一切都是熏黑黑的。家里十分平静。这座已有一百年历史的瓦茅相间的老屋，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土坯墙的大部份都火燎烟熏，下半端几乎全是黑色。堂屋里是人们下午残留的落花生壳壳、旱烟蒂、口痰，靠墙放着的一架手摇纺车上也只结着一个不大地纱绽。一切都重归肃静了，好像都进入了长长的梦。

九香几次催促妈妈快睡吧，自己也转身进入另间屋去了。

一切都静下来，但是钟婆婆还是稳坐在一把木椅上，一动也没有动，真像一座严肃、慈祥、健康而沉思的老农妇玉雕。七十多个春秋，她咀嚼过许多苦难、悲恸、仇恨、别离和沉痛的滋味，也经过许多惦念远方儿子的不眠之夜。但这一切，都没有今天——人生第一次受到的如此惊喜，酸楚，深沉的冲击。使她把握不住自己的神情，理不伸心头的思绪。一股思流冲开了这个闸门，一股思流又冲开了那个闸门，心扉的闸门都洞开了，一泻千里，渺渺茫茫。她！她！她忆起了久远，久远……

## 二 咽下人间酸与苦 得个瘦弱不幸儿

清同治年间，一支“白莲教”在天台山形成了气候，周围几十里的庄稼汉和一些有志之士都上山为伍，领头的是位乡村知识分子郭大道，官府就叫他为“郭刀刀”。他明里竖起“劝世渡凡”的大红旗，旗上绣着一朵初放莲花，以示“朵朵金莲，慈航普渡”。而暗里便宣传“反清灭洋”的教义。他的队伍纪律严明，扶弱惩强，于是民谣传唱：“千人想翻梢，参加白莲教，打了谷子包包，去找郭大道”。在祭大旗那天，请来名为钟公的一队山村吹鼓手，吹吹打打，震撼着整个天台山区。盛典以后，当然是大酒大肉，钟公一队人被尊为宾客。邻近的一位设馆老师席百川，本常与郭大道有诗文相通，这次也被尊为上宾。钟公与百川又是乡里，虽年岁有差，不到三言五语之后，就相对如故，一谈到吹打行业，百川俨如行家。因此，钟席二人也常在马鞍场相聚。

钟公人称钟喷呐。他有一女，生于清明前一日，三月十三，正是桃红李白，大地锦绣的季节，故名春花。春花从小聪慧能干，开朗和善，逐渐成长为庄稼上的一把好手。百川知此情况，作伐与朱氏第二子世林为婚。朱、钟、席三家都是勤劳为本的庄稼人，虽席百川知书识礼，却久考不入，也穷困潦倒。这门姻亲事便把这门当户对的三家人联系在一起了，成为患难与共的通家之好。

天台山白莲教被清政府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反清灭洋思想却深深地扎在了四乡百姓的心中。天台山作为议事的莲花殿虽付之一炬，但常时都有焚烧钱帛的痕迹。郭大道幸免于难后，流落在乡间，做了私塾先生。一年的中元之期，他佯称有事访友而去，但隐在室内，连夜写下数百封纸帛财包，以祭悼战死的将士盟友，

被人窥视到“郭大道叩”几字而泄漏了隐姓埋名的秘密，立即奔逃，不知所向了。

春花作朱世林妇后，朱家又遭到天灾人祸，家庭一点自耕的薄田瘦土已不能维持生计，吃饭穿衣都岌岌可危了。加上人口发展迅速，几年中，弟兄、妯娌、姐妹、子侄，已达十三四人，唯一的三十挑老业田土，即是风调雨顺，丰收入仓，平均每人一年口粮也不达三斗。老父老母年过半百，精疲力衰，世林、春花结婚不久，尚欠操持，唯大哥世连东奔西突，学做小本零酒生意，供给家里的油盐钱。

朱世连为人和达，广交朋友，披蓑衣的，穿草鞋的，或是跑江湖的下层百姓，他都谈得到一起，坐得到一堆。世连为长居大，对父母克尽孝道，对兄弟姊妹亲善和睦，颇为全家所尊重。

“啪啪啪……”在深夜里，大湾老屋的大门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是那个？”朱世连走到门前问道。

“我，席百川。”席百川压低着声音回答。

当门拉开时，席先生，钟唢呐带着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急急地走了进来。

朱世连打量这位汉子：中等偏高的身材，白脸秀气，穿着长袍，手提一个小包袱，甚觉斯文恭敬，连连打躬。

席百川很机警的说：“连兄，我们给你带来一位朋友，是我和钟公早就相识的。他会各种手艺，煮酒，织布，都是行家。还会耍弄棍棒，但是目前无处栖身，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钟公接着说：“今天下午，我们路途相逢，便同席老师商量，觉得你家正需一人织布或煮酒，来不及和你们商量，便闯来了。”

“请坐。干爷、席先生，请坐。”

“好好。”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免尊，贱姓何名天德。”

“何先生辛苦了。”



钟啣呐打了一个大哈哈，向席百川又交换了一下眼神，便说：“老大，老实给你说哦，他就是大名顶顶的郭首领，郭大道。”

听到郭大道三个字，朱世连惊了一大跳，倾刻便平静下来，到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想早已闻名的英雄，以为有三头六臂，却是个白面书生模样……。

郭大道不愧是位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一下就看出了朱世连急速变化的情绪，带开导说：“连老弟，我已听他们介绍到你广交朋友的许多事迹了。若愿让我留下，不要你多操心。以后就叫我何机匠吧！”

何机匠不仅织得一手好土白布，还说古道今，无所不晓，为朱家增添了许多生气。日子一长，逐渐被大家发现，他有两点与众不同的习惯：一是大热天都不赤身露体，二是起得特早，往往却是汗流浹背的从山林中走回来。久而久之，大家也把他这些异常的习惯，看成家常便饭了。其实一些常交的朋友，如席先生、钟啣呐，都听人说过：他的胸前正中有颗珠砂大痣，穷人说它主贵，官家说它主凶，大家便觉好奇罢了。这就是何机匠不愿赤身露体的原因，至于早上，那当然是到山林里去继续练武，一来锻炼身体，二来还有宏大的遐想。总之，他在民间已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传奇式的人物了。

朱世连对何敬之如上宾，随时与之喝一两个干大杯。三、四个月后，何为世连设计了从小到大的煮酒作坊，经过初步试行，确实费事不大，效益较好，只是花费劳力多一点。这样恰好适合朱家的特点：人多土少，剩余的劳力正好排上用场。世连和妻子刘氏及三弟世和经营作坊，世林和妻子钟氏（春花）与父母耕种三十挑田土，幺弟跟随何机匠学习织布。当然，在农忙季节，便全家动手收割、栽插。全家人到也和和和气气，有了生机。第二年——光绪四年，春花给朱家生了这一代的第一个男孩子，更为一家人添了喜气。从此，再也没有人叫“春花”这个名了，而尊敬的称为钟二嫂，后来大家就叫她钟婆婆了。